

年

卷

期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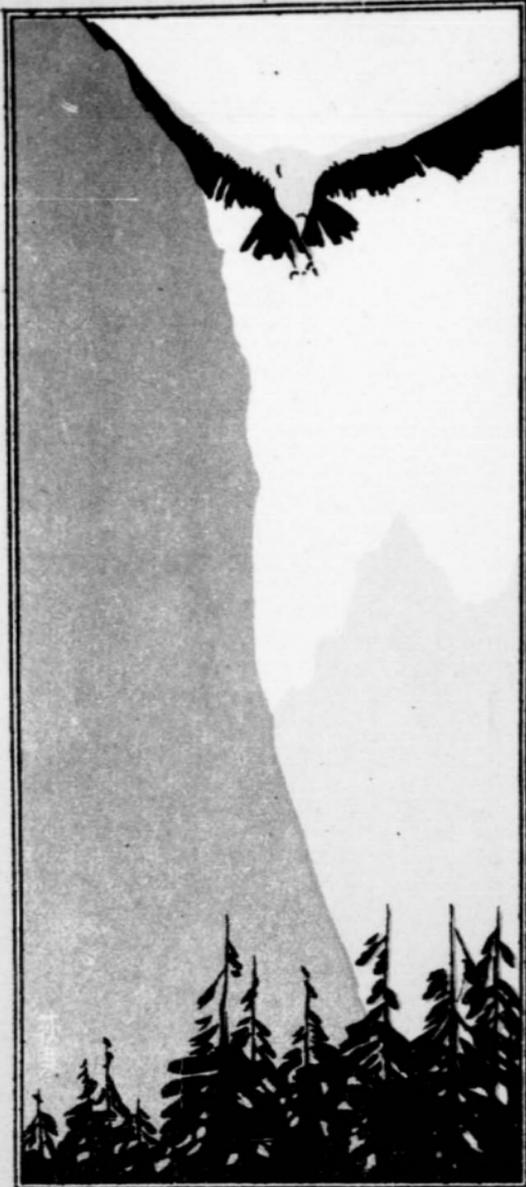
11

第

第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小說世界



The Story World

Vol. XV No. 11 (217)

March 12, 1927 十六年三月十二日

上海小說世界社發行

第十五卷
第十一期
(第二一七號)

商務印書館發行

陽歷三月月底截止預約

四部叢刊之

真善美

精選國內外數十藏書家之善本、擇尤影印、款式字跡、與原本無異、古光古色、尤覺逼肖、學者有此一編、無異得宋元明清數百種精本之真蹟、

所收經史子集三百數十種、均經幾番斟酌、始得成編、生僻之書、固所不采、必要之籍、尤無遺漏、務使此書成一至善可據之國學寶庫、俾讀者易收效益、

採取潔白堅厚之本國紙張、用上品油墨精印、字大行疏、極爲悅目、印刷迅速、兩年內出齊、每冊平均厚八十葉、只售洋二角上下、尤爲低廉、可謂無美不備、

預約
毛邊紙 四五百元
連史紙 五百元

英 語 週 刊

六 百 期 紀 念

發 行 特 號

革 新 內 容

本刊自六〇一期起，內容重行更定，長篇文字凡可結束者均於六〇〇期內結束，其不及結束者亦告一段落，并因六百期紀念，以六〇一期為特號，擴充篇幅，登載專家論著，茲述內容如次：

新 增 門 類

增開各欄有 Commerce and Commercial Language, 內述商業上各種手續及應用文字，足為研究商學之指南。有 Fairy Tales of All Nations, 登載趣味濃厚之神仙故事，足為研究歐洲文學之前導。有 Authors of Modern Invention, 選錄關於世界著名發明品之經過情形，足以鼓起研究科學之興趣。

原 有 門 類

原有 Poems and Prose Passages Interpreted, Best Short Stories, Famous Modern Drama, One Hundred Short Narratives, Idioms and Errors in English, Scientific Questions Answered 各欄仍擇趣味濃厚問題重大者陸續登載。至 The Young Man's Problems and English by Chinese Students, 一為談掖青年之論著，一授學者以練習英文作文之良機，皆繼續如舊新聞，改用小號字以求增多材料，封面登歷史名人畫像，非其小傳。

特 號 內 容

特號除通常各門文字之外，登有特約撰譯多篇，皆自為首尾，不與他期連貫。內有 鄒君富灼之 "Kochelker's Advice to Young Men", 周君越然之 "Short Out to the Mastery Poems", 李君培風之 "Hints for School Paper Editors", May K. Toy 之 "Jane Austen's Heroes and Heroines", 周君由塵之 "Of Before a Possessive", 桂君澄華之 "The Fairy Tale as Literature", 蘇君兆龍之 "Suggestions Mean Literature", 顧君潤淵之 "Hints for Beginners in Translation", 李君伯西譯註之 "A Story of Divination", 周禹其君所譯之 "The Scholar of An Yang" 等，皆有價值之文，並附本刊四〇一期至六〇〇期之分類總目，尤便檢查之用。

版 出 日 三 十 二 月 四 (期 一 〇 六 卽) 號 特 刊 本

售 零 預 定 特 號
 每 冊 全 年 五 十 二 年 半 零 售 價 每 冊 一 角 一 分
 每 冊 全 年 五 十 二 年 半 零 售 價 每 冊 一 角 一 分
 每 冊 全 年 五 十 二 年 半 零 售 價 每 冊 一 角 一 分
 每 冊 全 年 五 十 二 年 半 零 售 價 每 冊 一 角 一 分

商 務 印 書 館 謹 啟

小說世界 第十五卷 目錄

□ 圖畫 □

李叔同未出家時所寫詩詞手卷之七

李叔同未出家時所寫詩詞手卷之八

□ 文字 □

編者的告報.....編者

鄰婢.....陳琴廬

輕烟(七)(八).....呂伯攸

朋友.....張慧劍

一寸法師（日本民間傳說）……………查士元譯

小詩（補白）……………戴光圖

文壇秘錄（十三）……………編者輯

新秋（補白）……………李問貧

說桃……………布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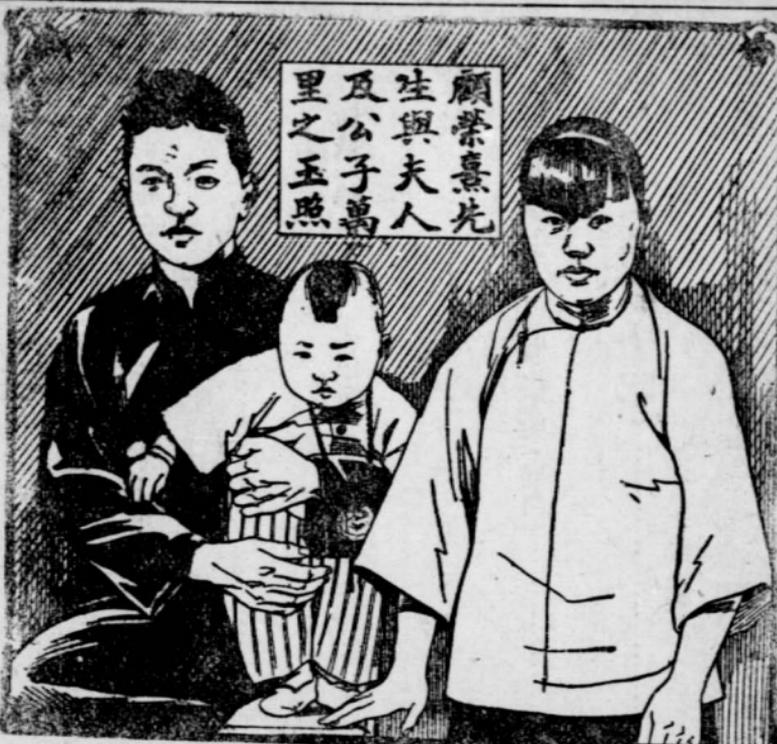
三笑姻緣中之唐伯虎小像（補白）……………編者錄

他與她（長篇小說）……………羅琛女士

劣偶國（今鏡花緣之六）……………胡寄塵

產後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恢復此婦之體力嬰孩自己藥片增



顧榮熹先生與夫人及公子萬里之玉照

加其兒之重量並治愈其發熱症候

韋廉士大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顧君榮熹浙江江山縣郵務長也前年閩浙交關因山適當其衝故顧君嘗寄書敝局云鄙人因神經受重大之震動乃發生心悸之疾自是面黃肌瘦險象環生延醫吃藥皆屬徒然嗣承貴藥局保證書體壯力強之介紹服紅色補丸三瓶即見轉機服至一打功效大見面色紅潤體力倍增今夏內人因產後血衰倍極困憊又因天時不正便閉失調以致百病叢生後以清導丸與紅色補丸合而服之病即霍然目下精神充足較產前尤為強壯再小兒萬里夜睡不寧體溫增高身量減輕服嬰孩自己藥片後即康健活潑肥美可愛藥到病除足見貴藥局藥品功效之偉大感佩之餘謹此誌謝天下馳名補血健腦之聖藥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功力不分男女專治軟弱無力疾病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函購每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瓶大洋八角郵力在內紅色清導丸每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閣下之小孩康健否 嬰兒衛生指南尊夫人康健否 忠告婦女閣下自身之康健如何 名醫康健談以上衛生小書一律奉送如欲索取即需以明信片熟寫姓名住址寄至上海韋廉士大醫生藥局莫不原班郵送也

435(1)

李叔同未出家時所寫詩詞手卷之七

柳○破○碎○何○山○亂○以○拾○零○落○西○風○依○蒼○便○惹○
以○離○人○病○瘦○行○矣○臨○此○重○太○息○說○相○思○刻○
骨○豈○紅○豆○結○豔○濃○於○酒○ 綠情不斷
湘○波○瀟○瀟○恨○手○柔○如○飄○萍○泊○遮○幾○回○首○十○
丈○章○驚○鳥○海○內○早○荒○空○誰○何○有○聽○笛○底○
蒼○龍○吼○吼○長○夜○淒○風○吼○不○得○度○屏○生○耶○惜○
心○所○刺○是○祖○國○思○孤○負○

丙午

喝七令

故○國○鴻○鞵○欲○垂○楊○有○美○鴉○江○山○如○畫○日○西○斜○
新月○捲○人○心○規○不○在○南○笳○ 陌上青
林○頭○豔○一○衣○洛陽○兒○女○笑○豈○也○不○肯○冬○

李叔同未出家時所寫詩詞手卷之八

書一樹屬誰家，不管冬青柳。底影事一些。

高陽公

懷金娃

不如秋一序杜宇相思啼。初楠春隔天涯。

劇情別夢遲。遙前溪芳草。經年綠。不居。

情十年。良宵最難拋。朋老依。言否。

兩溪。而今未改。能眉。大江南。春老。

紅了櫻桃。成然迷離分。已近。名朝。暗息。

苦旅行人。駐者。主風。冷。以溪。松鎮。生聊。

記取。謝秋。以。繼。隨。第。

辭時

編者的報告

王世法君從吉林長春自強學校來函云。編輯先生。頃讀小說世界拾五卷三期。內中有于昶廣先生的吉林風俗之一斑。言「以殺豬吃肉爲行善之事。」想是錯了。

我是吉林人。以爲他所說的確是吉林所謂「還願」的風俗。

如某人病得沉重。請醫服藥。又沒見效。家中人便祈禱道。「若是此人病好時。情願殺豬。以謝神明。……」這人如果病好了。便買一口黑毛豬。——豬身不許有他色的毛——「擇吉日殺而烹之。邀集村中人共啖。不索值。」無論剩有多少肉。食畢。須和骨同埋在土內。這就是「還願。」那口豬叫「喜

豬。」在我省——吉林省——是常的事。便不覺奇了。

望編輯先生將此函發表。以備更正。並祝近安。王世法手書。

張福年君。託代徵小說世界十四卷十七期一冊。寄上海、西門內、金家坊街、舊門牌四十八號。酬偵探小說二冊。後至者原書寄還。

裴德堯君。託代徵小說世界十三卷十期、十二期、各一冊。寄上海、山東路、甲六號、五昌祥、裴德堯收。酬商務出版之小說彙刊或空山靈雨一冊。先到有效。後至者原書寄還。

李繼奇君。託代徵小說世界期數如下。九卷一期起至十三期。十卷一期起至十一卷六期。每小說世界一本。酬東方雜誌一本。不要東方雜誌者請臨時函商。先到有效。後到者原書寄還。通信處。雲南、昆明市、土主廟、鐵局巷、拾五號李繼琦收。

鄰婢

陳琴廬

在外面奔走作了好幾年客的我，向來僱的侍役，都是中年的男人。這一天在友人謝君的會客室裏，忽然見捧茶來敬客的，是一個妙齡婢女，彷彿頓感覺到一點新穎的意味。我因而又想到「解放婢女」這一個口號，在我們內地，暫用不着，至少要等待數十年以後，纔會有用這個口號的可能吧！

那個婢女只不過十四五歲的光景，生得很清瘦，衣服也還乾淨，臨去時腦後一根又烏又長的辮子，給我一些微微的印象。

「請坐一下！先生，他一會兒便出來了。」我微微笑着接了茶點點頭。
謝蘭坡果然不一刻在後面走出來。

「哦！是你久違了！一向在外面得意？」蘭坡拱拱手說。

「糊口罷了！什麼得意！你的生活現在越發豐滿了。」我說。

「我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託家母的餘蔭，度些快活日子，實在慚愧得很。」

「不用客氣！老伯母身體康健嗎？」

「託庇還好。」我和蘭坡正談着。又來了一位客，穿得衣冠襤褸，他來了，打斷我們的寒暄。那位客不是別人，乃是我家隔壁的曹引年。引年和我在S埠晤了一次，我們現在既然都在寒假裏回了家，當然是一堆兒圍爐的好友了。我們三人當日暢談了多時纔分散。分散以後，我因為先見謝家的婢女，次見曹引年，不覺引我想起一段故事來。

引年和我幼時在私塾裏同過學，他是有錢人家的兒子，不像我過的是清寒生活。我從小就粗茶淡飯的慣了，所以現在雖手邊錢不多，到也一點不窘迫。他卻很有些爲難了，第一因爲嬌生慣養的子弟，多少不脫執拗氣，錢到手就揮霍盡了，沒錢用時就大着起急來。第二他家業已蕩空了，還有吃鴉片的嗜好，自己進款又少，怎麼不度日爲艱呢！

我追想起引年十五歲的時候，他是我們同學當中第一個闊公子。我們在私塾裏讀夜書，都在塾裏寄宿。我的牀鋪總是自己摺疊收拾。煤油燈盞，也是自己擦擦，放晚學帶回家上油，夜飯後自己端着進塾去，燈托子是洋鐵的，因為不易打破，比較經濟些。引年卻色色比我不同了，他的燈盞的座子是銀的，上面花罩子，分外的透明美麗。他的牀鋪，和我在一個房間裏，下面睡的是藤墊子，那時內地還沒有鋼絲牀哩。他的帳子是淡青色羅的，被單用的是洋緞面子，裏面是絨，墊的也是絨毯子。並且每天早晚有婢女來疊被鋪牀，擦燈上油，更不用說是不須引年自己動手了。那時一班同學誰不羨慕引年真享福呢！

曹家有一個常到塾裏來的使女，喚做春娥的，服侍引年十分周到。無奈引年天生成的牛性子，對待她十分兇惡。每天來了，總要罵她好幾次，她畏懼引年什麼似的。春娥溫柔的性情，加着生得也並不醜，所以常常惹起我的憐惜。我那時比引年小三四歲，春娥卻只比引年小兩歲。她因為和我家是鄰居，所以認識我的母親，我的母親常常說：

「春娥這個女孩子，要是生在我們家裏就好了。可憐曹家做主人的太厲害了，常常打罵得她

哭的像淚人兒似的，未免委屈了這個好女孩子。」我當時也覺得母親的話十分與我意合。春娥偷空便從隔壁走到我家來，有時訴訴苦，總不免眼淚汪汪地哭一回。我那時見了她那般可憐的狀態，深深爲她不平。母親說：「做了婢僕的人，都是這樣，你要抱不平，也抱不了哩！因爲她是曹家用金錢買來的，早已失卻了她自己的自由了。」我聽了也沒說甚麼，只是心裏很奇怪：「人也是可以用錢買賣的嗎？」那麼，不是同貨物牲畜一樣了嗎？

我有好幾次問過春娥的親生人在什麼地方？他只是搖搖頭不答。但是她心裏很愛親近我們母子，無奈她是曹家的使用品，不能隨她自己的意。

她每達到私塾裏服侍她家相公引年的時候，常常私下裏代我做事情，擦洋油燈，洗手帕，盥面水，揩鞋子，忙個不了。不過引年一來，她只得歇了手，垂着頭去了。我覺得有些不過意，嗣後她要替我做雜役，我總不要她做。可是有幾天早晨，起來稍遲，在牀下取出溺壺看看，已經有人替我傾過了，我心裏就知是春娥幹的了。

有一天，引年邀我一道到他家去頑。我們先在客房裏坐了一回，引年叫春娥來倒茶，叫了幾聲，

春娥答應着，因為在對面房裏，有事佔了手，沒有來。別的小丫頭倒了茶來了。後來我和引年在花園內看菊花，春娥提着灌花壺，澆盆內的花。引年因為立在花架較近的地方，春娥手裏的壺，噴出許多水，潑到引年的淡青色洋緞夾衫上。引年怒得什麼似的，又加着剛纔喚她取茶沒有即刻便到，兩件使他動氣的事，合在一起。就仗着他的莽力，雙手一撲，將春娥推跌到石砌路上，噴水壺拋得老遠。春娥哎喲一聲，面伏在地上，爬不起來。我急忙跑去攙她，引年說我多事！可憐春娥眼角青了，嘴唇出血，牙齒落了一個，腮上沾滿了許多灰泥。她終於借重了我的力，急急地爬掙起來，一走一癩地去了。

我老大不忍，望她走遠了，恨恨地向引年道：

「你打她們，怎麼下這樣辣手！」

引年道：「你不知道，使女們是下流性質，不厲害不行。」

我道：「老師說的那位劉寬先生，上朝的時候，小婢女用羹湯潑污了他的新朝衣，他不但不能，還說：『羹爛汝手乎？』這樣人我們不應該學學嗎？」

引年說：「那是老迂夫子，談也不要談，我學他幹什麼！」他一面說，一面氣沖沖地掉過頭走了。

我也就搭起着回家，將這事告訴了母親，母親叮囑我不要管人家閑事，我也只得罷了。

過了好幾年，我已離開私塾，進中學畢了業。回家時候，聽說引年已完了婚，在家裏夫婦兩個對吹大煙。他的父親去了世，家道也逐漸衰敗了。

我第二天到他家去看他，敍敍幾年來的闊別。滿園內的荒草亂石，夾雜着唧唧秋蟲之聲。我同引年對臥在客房內橫榻上，聽他敍述幾年來失意的經過。眼前所看見的，是一個死氣沉沉的家庭，頓令我發生許多回憶的悲哀。

他的面部的煙容，不消說是難看極了。捧一碗茶進來的婦人，瘦削得只有一付骨頭了。

我問引年道：「令尊大人不幸早世，但伯母還在堂康健罷？」

引年說：「家母麼？在後面廚房裏。」他又燒了一口煙，拚命在那裏抽。抽罷，再燒一口給我吃，我搖搖頭，他說：「抽一口頑頑！」我只得恭敬不如從命了。

他又告訴我，多少街上的好市房，鄉裏的好田畝。大半賣給謝蘭坡了。我有意無意地，偶然問起春娥的消息來。他說：

「我父親前年棄世的時候，叔父來替我做主，好幾個聽用的使女，都賣出去了。春娥因爲年紀大些，姿色好些，賣上二百塊錢，聽說已跟人到北京去了。」我聽到這些話，不覺一陣陣的淒然情緒，竟要逼着我滴下淚來。再也禁不住久坐了，便告辭回家。

在家裏住了一個月，閒着沒事做，四下裏託人想謀一個位置。我因爲家計清寒，萬不能有進大學得B. A. 或M. A. 學位的希望了。後來我所託的一位本家叔叔在北京來了一封信，說他新近就了某部次長之職，如有一二友人同道來京，當極力幫忙，虛位以待，千祈勿緩等語。我很高興地將這話告訴了母親，只是急切間覓不到一個同伴入京的人。不意曹引年聽得我的本家叔叔已做了大官，十分想和我一道到他那裏去。母親說他有煙癖，怕不能做什麼事，他發誓在未成行前戒絕。我因爲千里迢迢孤行無味，而且和他又有鄰居、同學、雙方之誼，不能再四拒絕，只得應允了。

我們從津浦鐵道到了北京以後，尋得族叔的公館，蒙他招待我和引年十分周到。不久我就了某部科員的事，更兼了某處秘書。引年因爲煙癮根深，我的本家很惡他習氣太重，送了他的盤纏，請他回家。我不知替他說了多少好話，不能見信，只得私下又幫助他幾十塊錢。他走投無路，也便動了

鄉思，準備回里了。

忽然在他動身的前一天，黃昏時候，我倆立在衙衙口閒話，我的族叔同了一位姨太太上汽車聽戲去，他一定要約我同車去，我辭了，因為和引年有許多話要談哩。及至逼近他倆一看，他那位姨太太，正不是別人，卻是曹引年家裏的舊使女春娥。我和引年這一驚非同小可，引年驚詫得倒退了幾步。他倆到不覺得什麼，見我執意不肯去，便一同上車走了。

後來我在公館裏問了嬸子，纔知道是引年的叔子將春娥買了送給了我的族叔的，目下他很寵愛春娥，說她性情好，已經做了三房姨太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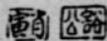
我便如此這般的將春娥離開曹家以後的幸福，一一地告訴了引年，引年就在那夜上了火車，和我垂淚而別了。

香 烟 芳 蘭 梅

天南國烟
下洋貨中
聞出明魁
名品星首



司公草煙弟兄洋南國中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輕煙

(續)

呂伯攸

⑦ 金魚

妻從門口買了兩條金魚回來，我便不期然地，又聯想到那舊鄰居陸劍心了。

當我家住在C城的S橋下時，在我們的間壁，便是陸家；但是，劍心並不是他們的兒子。我祇記得那陸家有一幢美麗的住宅，裏面還有一個比我家更大的花園，我們因為時常跑來跑去的在一起玩，所以漸漸地了解了他們的一切。

陸家的主人，那時差不多已經六十多歲的老人了；他所有的是房產，田地，存款……種種都很完備，祇是他所希冀的兒子，卻還是像空中樓閣一般，遲遲地不肯來臨；雖然，他曾經娶過五位姨太太。

哭的像淚人兒似的，未免委曲了這個好女孩子。」我當時也覺得母親的話十分與我意合。春娥偷空便從隔壁走到我家來，有時訴訴苦，總不免眼淚汪汪地哭一回。我那時見了她那般可憐的狀態，深深爲她不平。母親說：「做了婢僕的人，都是這樣，你要抱不平，也抱不了哩！因爲她是曹家用金錢買來的，早已失卻了她自己的自由了。」我聽了也沒說甚麼，只是心裏很奇怪：「人也是可以用錢買賣的嗎？」那麼，不是同貨物牲畜一樣了嗎？

我有好幾次問過春娥的親生人在什麼地方？他只是搖搖頭不答。但是她心裏很愛親近我們母子，無奈她是曹家的使用品，不能隨她自己的意。

她每逢到私塾裏服侍她家相公引年的時候，常常私下裏代我做事，擦洋油燈，洗手帕，舀面水，揩鞋子，忙個不了。不過引年一來，她只得歇了手，垂着頭去了。我覺得有些不過意，嗣後她要替我做雜役，我總不要她做。可是有幾天早晨，起來稍遲，在牀下取出溺壺看看，已經有人替我傾過了，我心裏就知道是春娥幹的了。

有一天，引年邀我一道到他家去頑。我們先在客房裏坐了一回，引年叫春娥來倒茶，叫了幾聲，

春娥答應着，因爲在對面房裏，有事佔了手，沒有來。別的小丫頭倒了茶來了。後來我和引年在花園內看菊花，春娥提着灌花壺，澆盆內的花。引年因爲立在花架較近的地方，春娥手裏的壺，噴出許多水，澆到引年的淡青色洋縐夾衫上。引年怒得什麼似的，又加着剛纔喚她取茶沒有卽刻便到，兩件使他動氣的事，合在一起。就仗着他的莽力，雙手一撲，將春娥推跌到石砌路上，噴水壺拋得老遠。春娥哎唷一聲，面伏在地上，爬不起來。我急忙跑去攙她，引年說我多事！可憐春娥眼角青了，嘴唇出血，牙齒落了一個，腮上沾滿了許多灰泥。她終於借重了我的力，急急地爬掙起來，一走一癩地去了。我老大不忍，望她走遠了，恨恨地向引年道：

「你打她們，怎麼下這樣辣手！」

引年道：「你不知道，使女們是下流性質，不厲害不行。」

我道：「老師說的那位劉寬先生，上朝的時候，小婢女用羹湯潑污了他的新朝衣，他不但不能，還說：『羹爛汝手乎？』這樣人我們不應該學學嗎？」

引年說：「那是老迂夫子，談也不要談，我學他幹什麼！」他一面說，一面氣沖沖地掉過頭走了。

我也就搭越着回家，將這事告訴了母親，母親叮囑我不要管人家閑事，我也只得罷了。

過了好幾年，我已離開私塾，進中學畢了業。回家時候，聽說引年已完了婚，在家裏夫婦兩個對吹大煙。他的父親去了世，家道也逐漸衰敗了。

我第二天到他家去看他，敍敍幾年來的闊別。滿園內的荒草亂石，夾雜着唧唧秋蟲之聲。我同引年對臥在客房內橫榻上，聽他敍述幾年來失意的經過。眼前所看見的，是一個死氣沉沉的家庭，頓令我發生許多回憶的悲哀。

他的面部的煙容，不消說是難看極了。捧一碗茶進來的婦人，瘦削得只有一付骨頭了。

我問引年道：「令尊大人不幸早世，但伯母還在堂康健罷？」

引年說：「家母麼？在後面廚房裏。」他又燒了一口煙，拚命在那裏抽。抽罷，再燒一口給我吃，我搖搖頭，他說：「抽一口頑頑。」我只得恭敬不如從命了。

他又告訴我，多少街上的好市房，鄉裏的好田畝。大半賣給謝蘭坡了。我有意無意地，偶然問起春娥的消息來。他說：

「我父親前年棄世的時候，叔父來替我做主，好幾個聽用的使女，都賣出去了。春娥因爲年紀大些，姿色好些，賣上二百塊錢，聽說已跟人到北京去了。」我聽到這些話，不覺一陣陣的淒然情緒，竟要逼着我滴下淚來。再也禁不住久坐了，便告辭回家。

在家裏住了一個月，閒着沒事做，四下裏託人想謀一個位置。我因爲家計清寒，萬不能有進大學得B. A. 或M. A. 學位的希望了。後來我所託的一位本家叔叔在北京來了一封信，說他新近就了某部次長之職，如有一二友人同道來京，當極力幫忙，虛位以待，千祈勿緩等話。我很高興地將這話告訴了母親，只是急切間覓不到一個同伴入京的人。不意曹引年聽得我的本家叔叔已做了大官，十分想和我一道到他那裏去。母親說他有煙癖，怕不能做什麼事，他發誓在未成行前戒絕。我因爲千里迢迢孤行無味，而且和他又有鄰居、同學、雙方之誼，不能再四拒絕，只得應允了。

我們從津浦鐵道到了北京以後，尋得族叔的公館，蒙他招待我和引年十分周到。不久我就了某部科員的事，更兼了某處秘書。引年因爲煙癮根深，我的本家很惡他習氣太重，送了他的盤纏，請他回家。我不知替他說了多少好話，不能見信，只得私下又幫助他幾十塊錢。他走投無路，也便動了

鄉思，準備回里了。

忽然在他動身的前一天，黃昏時候，我倆立在衙衛口閒話，我的族叔同了一位姨太太上汽車聽戲去，他一定要約我同車去，我辭了，因為和引年有許多話要談哩。及至逼近他倆一看，他那位姨太太，正不是別人，卻是曹引年家裏的舊使女春娥。我和引年這一驚非同小可，引年驚詫得倒退了幾步。他倆到不覺得什麼，見我執意不肯去，便一同上車走了。

後來我在公館裏問了嬸子，纔知道是引年的叔子將春娥買了送給了我的族叔的，目下他很寵愛春娥，說她性情好，已經做了三房姨太太了。

我便如此這般的將春娥離開曹家以後的幸福，一一地告訴了引年，引年就在那夜上了火車，和我垂淚而別了。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各 種 雜 誌

東 方 雜 誌
教 育 雜 誌
學 生 雜 誌
少 年 雜 誌
兒 童 世 界
兒 童 畫 報
婦 女 雜 誌
小 說 月 報
小 說 世 界
英 文 雜 誌
英 語 週 刊

評述內外時事介紹最新學術
供給教育界研究材料
紀述國內外教育消息
為中等以上學生界交換智識的機關
是小學生最好的課外讀物
文字活潑圖畫優美是小朋友的恩物是小學生的益友
討論婦女問題介紹婦女常識
為純粹文藝的雜誌
是通俗的小說週刊
學生界及一般社會補習英語及自修英語用之定期刊物

每冊一角二分五釐	每冊一角	每冊一角	每冊一角	每冊八角	每冊二角	每冊二角	每冊一角半	每冊二角	每冊一角	每冊三分	每冊三分	每冊三分
全年廿三冊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一元二角	六角	六角	六角	四角八分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梅蘭芳香

天南國烟
下洋貨中
聞出明魁
名品星首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商標註冊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輕煙 (續)

呂伯攸

⑦ 金魚

妻從門口買了兩條金魚回來，我便不期然地，又聯想到那舊鄰居陸劍心了。

當我家住在C城的S橋下時，在我們的間壁，便是陸家；但是，劍心並不是他們的兒子。我祇記得那陸家有一幢美麗的住宅，裏面還有一個比我家更大的花園，我們因為時常跑來跑去的在一起玩，所以漸漸地了解了他們的一切。

陸家的主人，那時差不多已經六十多歲的老人了；他所有的是房產，田地。存款……種種都很完備，祇是他所希冀的兒子，卻還是像空中樓閣一般，遲遲地不肯來臨；雖然，他曾經娶過五位姨太太。

在他做六十大壽的那年，親友們便有些忍不住了，大家都很懇切地向他勸告。

「……後嗣問題是很要緊的，況且，你老人家這樣的高壽了！……」這兩句話，從每個親友的嘴裏說出來，差不多像刻着板子印出來的一般，怎使那老人不驚心呢。

可是，他終於不相信自己會絕嗣的，所以他在親友勸告以後，纔很勉強地領了兩個族中的姪兒回來，預備自己真正沒有希望的時候，再在這兩人中選擇一人，正式承繼——這便是陸劍心和他的堂兄陸斐然，住到我們間壁的陸家來的歷史。

陸斐然似乎比劍心要大四五歲光景，他於一切世故人情都很明白，尤其對着他的伯父——希望中的繼父——能够曲盡孝道，祇是那老人卻偏不歡喜他：常常說他太諂媚了，反不如劍心來得天真。

就是我也很不願和斐然做伴，其中大部分的原因，就因為我每次到陸家去玩，他總對我異常地傲慢。

「小心，不要碰壞了，這是我們化大價錢買來的！」

「你家的花園爲甚麼這樣小？還不如我家的一半！」

像這一類的話，在我的耳朵裏，委實聽得太多了；我常常暗地想念着，要是有一天，斐然真的做了這屋子的主人，更不知要使人怎樣地難堪？

有一次劍心病了，患着極利害的熱病，十分危險；凡是和他有關係的，誰都替他擔憂。可是，當我在門口遇着斐然的時候，他卻比較平時格外地欣悅，他一把抓住了我，祇是發出那鼻鳥叫聲般的怪笑。

「哈，劍心病得很利害呢——也許是不會好的了！」

「於你有甚麼好處呢，要這樣地咒詛？」我的眼睛，不期然地向他白了白。

「哼，你看着，這幢屋子便是我的了，怎麼沒有好處！」

「誰講的！」

「我還沒有到這裏來，父親就這樣說的——他說，祇要能想法子把那小鬼趕走了，伯父的家產便是我的了——我想，或者連那隻丁丁東東會響的八音琴，也是我的了……」

他還是很得意地說着，我不覺有些氣憤起來，便也不去理他，管自己走了。幸喜，劍心的病不久就好起來了。

這一年的端陽節，陸家邀我去吃午飯；他們的伯父，不知道爲甚麼，這一天卻特別地高興。在我們飯吃完以後，他便笑嘻嘻地給我們每人一個銀元，叫我們隨意到街上去玩。

我們回來的時候，我和劍心的銀元，當然是仍舊圓溜溜地藏在袋裏。獨有斐然的一個，卻已換了兩對大金魚回來的。確，那像舞裙一般的尾巴，那像明珠一般的眼睛，的確是很可愛的！

祇有他家的伯父，似乎很不歡喜這個——不然，他爲甚麼臉上露出些悻悻的顏色，狠狠地向他看幾眼呢？

第二天，斐然已把那四條金魚，養到花園裏的一隻大缸裏去，他獨自個時刻地賞玩着，表現出種種得意的神氣。我和劍心，就因爲是他的東西，所以總不願走過去瞧一瞧。

「啊，看呀，這金魚在水裏翻筋斗了，——不，豎蜻蜓哩！」他立在一條小橋上，拍着手大叫起來。「噲，金魚會翻筋斗嗎？」我們被他的喊聲所誘惑，不知不覺地也站到那張小橋上，四隻眼睛

都直注在缸裏。

「劍弟，你看不見吧，讓我來抱你！」斐然真的把劍心高高地抱了起來。

可是接着，他就是向着缸裏一推，我也記不清那時的劍心是怎樣地哭叫着，我祇覺得一點點的水花，濺到我的臉上，立刻受着了一種特殊的感覺，我便失聲地狂叫起來。

後來不知怎樣，劍心總算被救出來了，祇是他的額角上，便永遠加上一個像金魚那麼大的斑痕。

斐然由他的父親領了回去，臨走時，祇聽見他們的伯父扳着臉說：「……刻薄……揮霍……」

十八年飛一般地過去了，劍心早已做了那所大住宅的主人。翁久不回故鄉的，我望着那個玻璃的金魚缸，又回到兒時的夢裏了。

⑧ 十字架

我曾經患過一次傷寒症，在K醫院中住上好幾個月；後來居然痊愈出院，這其間，自然不得不感謝我的老友A醫生，和那般勤看護我的密昔司M了。

密昔司M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婦，凡是她的柔和的語調，溫雅的舉止，都是很合於看護的原則；要是說得刻薄一點，總之，她簡直是一個天生成的看護婦。

她每天穿着一身白色的綴着紅十字的衣帽，在我們病室中忙着，祇要遠遠地望見她那婀娜的姿態，誰也要把病態減輕了三分。可惜，她的面貌實在和身段太不調和了——左頰上有一塊手掌大的黑疤，右眼角又翻出了一塊紅肉——這種醜陋的形狀，又使人會感到許多不快。然而，我覺得她那般勤，謹慎的態度，是很值得尊敬的。

這一天，我的病似乎有些起色了，她仍舊在我的病房裏看護着；晚間，V醫生來診視以後，她照例拿了藥來，很細心地倒在一隻玻璃杯裏，一直送到我的嘴邊。

「先生，請喝些藥吧！」這是她的習慣語。

我也很熟悉地把嘴唇湊到那杯上去，咯啷咯啷地喝了下去。

「唉，怎麼，藥變味了！」我覺得這天的藥味，和前幾天的大不相同，便這樣說着。

那知她聽到了這句話，立刻像受到了一個大刺激一般，她的手顫抖了，祇是翻覆地把那藥瓶

觀察着。

「是的，變了味了；今天V醫生已換了藥呢……」當她用着嗚咽的語調，說出這句話來時，她已經從衣袋裏掏出一塊手帕來，不住地在拭着眼睛。

「密司M，怎麼，哭了？」我說。

「不，眼睛裏落下些灰塵吧！」她把藥瓶整理好了，隨手輕輕地帶上房門，出去了。

我總不能相信她的話是真實的，但是在禮節上，我是沒有追問她的必要，我也祇得在我的腦膜上，姑且畫着一個 question mark。

我在醫院中寂寞的光陰裏，挨到了醫生許可我出院的前一天了；V醫生以老朋友的資格，又到我的病室裏來向我道賀。

「L，恭喜，恭喜，明天可以出院了！」V醫生微笑着。

「哦，是呀，這都是老友和密昔司M的功勞呢！」我迎着說。

「密昔司M……」V醫生向房外望了望，「她看護病人，實在要算最忠實的了！」

「說起，我正要問你呢，密昔司M可有甚麼傷心的往事嗎？」

「怎麼啦？」V醫生有些疑惑的神氣。

「我曾看見她哭呢？」

「哦，那你一定說了些甚麼吧！」

「這就是在你第一次給我換藥的那晚，我祇說，『藥變味了』她就驚惶地哭了！」

「難怪！」V醫生在自己的大腿上拍了一下，「你這句話正說着她的痛史，怎麼能使她不哭

呢！——L，你也知道她的往事嗎？」

「不知道，請你告訴我！」我把好奇的目光瞪住了V醫生，期待他把這故事開始宣佈。

「講到她，還是一位大學教授的夫人；而且，自己也在大學裏得過學位的。——是三年或四年以前吧，她丈夫的背上，忽然生了一個惡疽，他便到S地的T醫院裏去診治；那院裏的主任醫生，也是我的同學；據他說，當時給她丈夫配的藥水，共有兩種：一種是內服的；一種是外洗的，那知那看護婦太粗心了；有一晚，到了該服藥的時候，她竟錯拿了一瓶外洗藥水，給他喝了下去；自然，那位教授

是覺得有些異樣了，他便照你一般的說，「怎麼？藥變味了！」可是，當他們覺察的時候，已經無法施救的了。

「她受了這個刺激，心裏是何等地痛恨那看護婦啊！自此以後，她便立志要做一個模範的看護婦，憑着她的忠誠，要救濟世界上一切不幸的人們；憑着她的熱心，要給看護婦們做一個榜樣！——這便是她投身在這醫院裏的原因了！」

V醫生說完了，很興奮地將他的雪茄抽了幾口，在我腦膜上的 question mark，便也跟着幾縷輕煙，冉冉地飛出窗外，漸至化為烏有。

「所以，V先生，『人不可以貌相！』像她這樣一個醜陋的女子，卻正是一個最熱心，最有毅力的人呢！」我很感慨地說。

「你說她醜陋嗎？」V醫生好像很不以為然地說，「哼，當她初來的時候，誰也沒見過這樣美麗的女子呢！」

「哈哈，這是你故甚其詞吧！我想，無論她怎樣地美，那黑的疤，那紅的眼肉……」

「誰騙你呢！」V醫生截斷了我的話說，「至於說到這些，卻也有一段故事，更足證明她的熱心和毅力了！」

「這也有故事嗎？那到要請教了！」

「這實在是一個婦女的職業問題；雖然，也當歸罪於一般的男子的——唉，誰知那不幸的她到本院以後，一般青年的男病人，誰都歡喜她的美麗，大家爭奪着，一定指名要她看護；而且那些輕薄的，侮辱的舉動，實在使她太難堪了。到了末了，竟有一個裝假病的富人，強迫要她答應嫁他；否則，他便要自殺了。你想，這事要求兩全，當然是很難的了。所以，她便在那天晚上，悄悄地向藥廚裏拿了一瓶硝強水，潑在自己的面上了。她以為非這樣犧牲，不能斷絕一般人的妄想的。可是這真是一個問題啊，現在的一班青年病人，卻又都憎嫌她，誰都不願她去看護了……」

V醫生剛預備發表他的一篇大議論；忽然，密司M又走了進來；這時，我看到她那白衣帽上的紅十字，顏色異常鮮明，彷彿就是那耶穌背着的十字架。

（全篇完）



朋友

張慧劍

我第一次和他認識，是在縣立高等小學的遊藝會上。那時他正站在學校門口，拿了一把軋紙的剪子，很勇敢的盡着剪票的職務。我好奇似的走近他身邊，看他那一張小而胖的臉；似乎很面熟，再瞧他短小的身材，大概只有十五歲上下的年紀。此外他還有一個可注意的異點，便是在耳下面掛了一串圈環——極小的圈環，是用兩個小銅圈聯串起來的。

當我立住腳約摸有一分鐘的光景，他嚴重的看了我一眼，大聲說「票，票，」我含笑去到身上摸索，我相信那一紙不好看的紅色的入場券，一躍進他眼簾；便是我報復他驕傲的絕好機會了。但是我很不平，那一紙入場券，竟不曾被我尋着。這或者是我粗心，出門時候忘記拿了；或者是遺失在

路上，

「票，忘帶了，」我只好這樣說。

「沒有票是不能進來的，」他聳一聳肩頭，用一種特別可厭的神氣，臉朝外的說着；但是他的眼睛並不望我。

我回頭看擠在我身後的羣衆，人人臉上，都浮起一種揶揄和同情混合起來的微笑，我覺得十分羞愧。而且感覺這時退出去，是絕對的不妥當，最好想着什麼法子，不須經過入場券的手續而進門去。

這時，已有兩個人擦過我身邊，將那紅色入場券，向剪票的他一舉，「札」「札」的剪子響了幾聲，全進去了。另一個收票的戴着大眼鏡的孩子，他用討厭的聲氣，無「目的」的叫罵道：「走開些，沒有票的人快走開些，不要在這裏攔路。」

○ 我感受到這種無名的恥辱，充滿了我小小的心房；只有「怎樣挽回我面子」的問題。

「朋友，你知道這裏的規矩嗎，」他忽然用充分的有情感的聲調，平和的對我說着。那一串燦

爛的黃耳圈，微微在搖動。

我很堅決的說道：「誰知道？誰知道？入場券是這裏梅先生寄給我的。我並不想利用欺詐，進你們遊戲的門，我不過把入場券一時忘記帶來罷了。」說時，因為要加重我語氣力量，就裝出氣憤的樣子。

「啊，梅先生的小朋友，」他帶笑的將柵門向裏面一推，顯示我以「歡迎之路。」我遲疑了一下，很迅速的走進去。這時我如釋重負，但並不敢回頭去看；我相信門外的人衆，臉上一定還浮了那種揶揄和同情混合起來的微笑，也許還有比較更惡毒的輕藐的神氣。

「記着，朋友，沒有票是不能進來的，但我很喜歡結識朋友……」他含笑的說，說到最末四個字時，語音向上揚着。

「是嗎？」我只有屈服似的，略帶着滑稽的表情說。

六個月後，我意外的獲得一種機會，去到這縣立高等小學讀書。教師們審查過我的轉學證書，許可我插進三年級。

當我進了教室，去尋覓我的座位時，和我距離最近的一個同班生，忽然睜大眼睛看我。同時，那被日光反激出一道金黃色光來的耳圈，在我眼前晃動。

「你！我們彼此都驚異的喊了一聲，接着，我就將我的來歷告訴他，並且問他「你叫什麼名字？」他答「樊昌國！」

於是我們很高興的談着一切，直至教師來上課，纔中止。我觀察他，乃是一個極有趣味的人，但不幸，他的景况；似乎很窮。我和同班生個個相熟的時候，更聽到許多關於他的傻的逸事。

平心說：他的天資，實在不高。他功課成績的惡劣，造成他留級兩次的命運；真算不得冤屈。但他卻另外有一種長處，他會踢球，會打彈子，以及各種用力的事情；他在校中，大家送他一個綽號：叫做「公共校役。」這個綽號很對，他的確肯替同學們做一切雜事，同校役所做的事一樣。

我只讀了一學期的書，就畢業了。同班四十九個人，已有四十八個人得了畢業文憑；而只有一個人向隅。這向隅的一個，不用說，自然是樊昌國！

修業終了的那一天，我到級任王先生房裏，去領取一件什麼物事。見樊昌國站在王先生身旁，

滿臉流着眼淚；正在聽王先生說話。

王先生並不因為我來而感覺什麼不便，依舊嚴厲的說道：「……你記得嗎？你留了三次級了。照校規，我不能再容留你在校裏讀書，但你是苦孩子，離開這裏，更容易受到失學的危險。我不忍眼見社會上多一個失學的孩子，且讓你讀一年再看……」於是王先生又痛切的給了他種種告誡。我拿了那件東西，就退出去。我沒有機會和樊昌國道別，我只好在心裏懸定的想着：

「朋友，再會！」

又不知過了若干時日，我經親戚們的介紹，進一個機關裏去辦事。我所得的委令是：「今委任張某某為第三科助理員，月支薪水四十五元，此令。」

我第一次到科裏來辦事，在許多怪異的生面孔中間，發現一張半熟的面孔。最顯著的引動我注意的，是他耳下正繫着一串銅耳環。他在人羣中，不經意的閃了一閃，便不見了。

但是後來我親戚將全科的同事介紹給我，卻不再見這張熟面孔上前，我暗想道：「也許是在

別一科上辦事的，往後總好探聽。」

同科中年紀最大的李先生，他最和我親熱。他將我的公事桌指示給我，同時，他又大聲的喊道：

「樊昌來茶！」

啊，這是多麼令人驚訝的事！

我的朋友樊昌國，忽然很委瑣的從房外進來。他穿了一件很不乾淨的衣服，上襟的鈕扣旁邊，露出白布符號的一部；他耳朵上照舊繫着一隻耳環，他那張小而圓的臉，比較從前似乎蒼老許多。這當然，十幾年不見的一個人，形狀上如何會沒有一些改變。

「你！」我用尖細的聲音，拔直的喊出來；可是他卻不響。他低頭送上一碗茶，很文靜的退下幾步，完全是一種熟練的僕人的姿勢。

李先生並不會注意到我的神色，他殷勤的說道：「樊昌，這是科上新來的張師爺，往後要好好伺候。」

「噓，李師爺。」

我鼓着勇氣，用一種極費斟酌的不亢不卑的意味，問他道：「你的名字，是不是叫作樊昌國？」

略停一停，又含笑問道：「你認識我嗎？」

「噫，張師爺。」

「噫，記不清了，也許曾在什麼地方見過的。張師爺，」他不愧不忙的應着。

我從他浮動的語氣和冷靜的笑容中間；瞧出他的真意。他的答語，完全是謊造；他羞怯的眼光，

明明告訴我：他已曉得我是怎樣的一個人了。

隔了一會，我在公事房的西檐下，又看見他。他正守着悲哀的沉默。我知道他不見我，還可以安

受他的命運，一見了我，便不能不引起他對於命運的反抗意念。

「樊昌國，你應當記得，我和你的朋友呢，」我柔聲的說。

「記得，」他很不大方的說着。

「你娶了親不會？」我問。

他得了這廣闊的談話材料，略覺興奮，低聲答道：「娶了，並且不幸生了三個孩子。」

「總算不錯，」我腦間忽然感受到一種強烈的不安的侵襲；便文不對題的答了這一句。

「我這種人，能達到這個地步，我相信我的命運還不算壞，」他的語音，非常之低。他自卑自賤的神情中，充滿了人生的苦惱。

我警告他道：「你記好了，我們是朋友，在不必要的時候，我希望你別忘了我們是朋友，」說過了，我們便暫時分手。

這一日下午辦公完畢的時候，我陪了一衆同事出去，從架上拿呢帽來戴好；又尋着我的手杖。出去時，我無意中走過他身邊，我高興的說道：「再會朋友！」說了，我又側耳去聽。

「啊，啊，張師爺，再會，」我的善意，得到了這樣的回覆；我身上的筋，都意外的掣起來了。我覺得天上似乎特別的黑暗。我沒有再說第二句話的勇氣了，我便沉默的走了出去。

（完）

編者按：樊昌國只不過是一個低能的學生，結果就是做茶房；這是教育家不能盡責呢，還是他自己不努力？況且就是做茶房，自食其力，也是很正當的職業，爲甚麼人家偏要看他不起？而他偏要叫人家做師爺？這些都是待解決的問題。

遊覽與旅行必備

遊覽指南·市廂地圖

中國旅行指南 一冊七角
 實用北京指南 一冊一元
 上海指南 一冊六角
 西湖遊覽指南 一冊三角五分
 金陵名勝寫生集 二冊各一元
 附南京遊覽指南
 莫干山指南 一冊一角五分
 增訂廬山指南 一冊四角五分
 雞公山指南 一冊一角五分
 北戴河指南 一冊二角五分
 泰山指南 一冊二角五分
 留美指南 一冊三元五角

華英京漢鐵路圖 一冊三角
 華英津浦鐵路圖 一冊三角
 珍袖上海新地圖 甲種六角 乙種三角
 實測上海租界分圖 一冊一元
 新測北京內外城全圖 一冊四角
 北京西山全圖 一冊四角
 南京城市全圖 一冊三角
 實測杭州西湖圖 一冊三角
 珍袖杭州西湖圖 一冊一角

珍袖旅行日記 甲種三角 乙種二角 附國民交通地圖 一角六分
 珍袖英文日記 另購鉛筆 四角五分
 懷中記事冊 乙種一角五分

商務印書館發行



各處大藥房百
貨店均有出售

皮膚常清潔
皮膚有滋養

皮膚雪白

面目團團

欲保持其可愛
之顏色 可愛
之皮膚 當常
用棕欖香皂
因棕欖香皂
有清潔而兼滋
養皮膚之能力
則發育自速
則顏色自佳

上海四川
路十二號 棕欖公司啓



一寸法師

(日本民間傳說)

(查士元譯)

(一)

攝津國難波地方。從前住着一對夫婦。因為沒有兒子。常常到住吉神前去。誠心誠意的禱求道。

「請賜給我們一個孩子。就是指頭一樣小的孩子也是好的。」

神明果然靈應。使他們夫婦倆的願心成功了。不久妻子便懷了孕。都歡歡喜喜等着孩子幾時生下來。今日也等。明日也等。究竟孩子是生下來了。

生下來倒是個男孩子。只是也應了他們無意的禱告。小得幾乎比指頭都還不及。夫婦兩人見了。不覺笑着說道。

「在神前祈禱着。就是和指頭一樣大的孩子也好。如今神明便

給我們指頭大小的一個孩子了。」

他們把這小小的孩子。留心的養育起來。但是那孩子並不長大起來。常是指頭一般大小。夫妻倆後來給他取名一寸法師。一寸法師到了五歲時。依然是小小的。七歲時也還是這麼小小的。後來過了十歲。也還是一寸法師。一寸法師所到的地方。近邊的兒童知道了。一定都集攏來。

「哈。一個侏儒在走路。」

「不可以傷害他的呀。」

「把住他的頭髮。吊起來怎麼樣。」

「侏儒。侏儒。」

兒童們你一聲我一句的鬧着。一寸法師却一聲不作的笑着。

(11)

一寸法師如今十六歲了。一天他到父親母親那邊去。請求道。

「父親、母親。請給我幾天假期。」

父親聽了吃了一驚。問道。

「爲什麼說出那樣的話來。」

一寸法師得意的樣子答道。

「我要上京都去走一趟。」

「京都去做什麼。」

「京都都是天子住着的。地方。是日本惟一的都城。有趣的事情一

定很多。我想到那邊去。尋尋幸運看。」

父親聽了。脫口帶怨的說道。

「好。好。你去。你上京都去罷。」

一寸法師不禁大喜。早把旅途的準備完了。先到母親那邊去討了一隻縫針。用麥蘆來做城了一個刀鞘和一個柄。插進了一把刀。便掛在腰際。用了一隻新的船。從住吉海濱。預備出發。父母親

都在海濱送他。

「父親呀、母親呀。我如今出發了。」

一寸法師這樣說了。便把船划了出去。每天沿着淀川前進前進。因爲船太小。河中過着風雨。常常把他吹回來。再上去。但是又被吹回來。這樣沒了法子。只好在一條石橋底下停泊了。

這樣的風雨。足足有一個月。一直到後來。道小小的船纔到了鳥羽地方。那是離京都很近了。不久上岸。便入了京都的街道。走過的四五條街。都是很熱鬧的。車馬頻繁的來往着。遇見的都是衣衫整整的人。

一寸法師在行人的木屐底下走着。不時的心裏起佩服的念頭。想道。

「到底京都都是日本的首都。纔這樣的熱鬧呀。」

走到了第三條街。那裏全是體面的公館住宅。一寸法師到了一座高大的屋子前面。不覺想道。

「無論如何。要求出山。總得先尋着一個賢明的宦家。去做他的家人。於是再慢慢的求出路。這裏住着的一定是賢明官吏。」他

一頭想着。一頭便從門裏走了進去。在廣闊的砂道上走着。一直走到第二重大門前。誠然，那是宰相家了。這時一寸法師使用力的高聲喊道。

「對不起。」

但是沒有人聽見。也沒有人出來。如今他用更大的聲音喊道。

「對不起哪。」

還是沒人應他。於是再作第三次喊聲道。

「對不起的很哪。」

這時宰相爺正要預備出門。剛到門前。便聽見這樣的喊聲。但不曾見有什麼人。他便道：「誰呀。請過來罷。」但是門前什麼人都沒有一個。覺得好不奇怪。四處仔細望了望。啊。脚前影子裏立着和豆粒差不多大小的一個男子。使宰相吃了一驚。

「喊着的，原來是你囉。」

「是，就是小的。」

「你是誰啊。」

「小的的是從天津國離波地方來的。名叫一寸法師。」

「真是小得不過一寸光景的一寸法師呢。但是，到這裏來幹什麼呢？」

「小的頗想從此出山。做一些事情。特然到這裏京都地方來。只巴望大人給小的一個差使。使小的在大人府上能夠誠心誠意的做工作。」一寸法師這般說了。便規規矩矩鞠了一躬。宰相看着。煞是好笑。便道。

「你這小子倒也有趣。那末便給你差使。在這裏做事罷。」

(三)

一寸法師自從進了宰相府。小心翼翼的幹着事。人雖則小。倒很勤懇。玲瓏。聰明。所以大家都喜歡他。常常聽見有人在叫着。

「一寸法師呀，一寸法師。」

宰相有個可愛的女公子。如今是十三歲了。一寸法師對這位小姐。起了愛慕之心。小姐也很中意於他。不論到什麼地方去。都喊着。

「一寸法師呀，一寸法師呀。」

他們常常一塊兒玩着。十分要好起來。因為他們都和小孩一般。

有時相罵了。有時要好了。有時哭。有時笑。一次他們又相罵吵鬧起來。一寸法師說不過宰相的小姐。便敗了。心裏却總不願意。便等小姐午睡的時候。他去偷看小姐睡熟了。拿出宰相爺給他的糕餅來。吃完了。殿下的粉屑。去塗在小姐的嘴上。自己把放糕的袋子拿在手裏。走到院子裏去。放聲大哭起來。宰相爺聽見了哭聲。親自出來看是什麼事。看見原來是一寸法師在哭。便問道。

「一寸法師。爲什麼哭着？」

一寸法師聽了。更加悲哀的樣子。訴道。

「小姐把我推倒了。宰相爺給我的糕餅。統被他拿去吃了。」

宰相不覺吃驚。便到小姐房裏。見伊滿嘴糕粉。睡着在牀上。宰相見了。大怒起來。把他母親叫出來。責斥道。

「爲什麼把這孩子的行爲。教的這般可惡？」

小姐的母親是脾氣很不好的人。如今爲了小姐。被重責了一番。心裏十分惱着。便道。

「這小孩那曾聽過我的話呢。看來總不像是宰相家的女孩子。」宰相聽了。加倍的怒起來。即刻命令一寸法師把他的女兒逐出

他家。去放棄他在這些的地方。

一寸法師這時因爲造了孽。說小姐不好。致小姐致被逐心中不好意思起來。便打算於他被逐他也跟着走。什麼都服從小姐。給他使喚。更打算先和他回到羅波地方父親那邊去。打算完了。便和小姐出了門。到鳥羽地方去乘船出發。不料船竟不由自主。順流下行。漂流到海裏去了。海裏風波是很大的。船便在風波中顛簸了足足三日三夜。到第四日。忽然發見了一個島。他們便停船上岸。

這島是從來不曾聽人說起過的。有許多草木花鳥是別處不可見到的。有人住着的。還是沒有人的。因爲不曾見過有人出來。不知道究竟是怎樣。

一寸法師伴着小姐。在島上流連散步。忽然不知從那方來的兩個鬼。把小姐捉住。預備一口吞下的樣子。一寸法師見了。即刻把他的刀拔出來。突的飛奔到鬼的面前。大聲喊道。

「嚇嚇。那位是什麼人。你可知道。那位是宰相爺的女公子呀。稍有傷害他的時候。要請你認識認識我一寸法師。」

那鬼聽了聲音嚇了一跳。仔細看時。原來腳底下立着豆一般大的一個小男子。不覺格格笑起來。便對另一鬼說道。

「那般小的東西。倒有些討厭。把他吞了罷。」

另一鬼便把一寸法師不用力的吞下了。一寸法師手中提着刀。在鬼肚裏亂砍起來。鬼受苦不了。喊道。

「啊。痛呀。痛呀。這可熬不住了。」

那鬼肚裏痛得熬不住了。便在地上滾起來。喘氣喘得嘴也張開。閉不攏來。一寸法師便在這當兒從他嘴裏跳到外面。提起刀來。猛向那鬼砍了一刀。旁的那鬼見了。罵道。

「這狡猾的侏儒。」

說着把一寸法師一把拖住。便一口吞下。吞着的時候。這回一寸法師突的從那鬼的喉道。向鼻空裏跳了過去。再從鼻裏爬上去。挖他的眼。鬼便不禁「痛呀。痛呀」的叫苦起來。一寸法師又乘着牠叫的當兒。這回竟從那鬼的眼睛裏跳了出來了。那鬼着實吃驚。他想。不要自己的眼睛都被他帶了出來了。便咋舌叫道。

「了不得。了不得。」

以後便不敢出現。逃去了。另一鬼也說着「了不得了。了不得。」跟着也逃了。一寸法師看着他們逃走的影子。不覺好笑。得意的說道。

「哈哈。逃呀。逃呀。了不得了。」

一寸法師回頭便扶起倒在地上的小姐來。小姐正要起來。裙底下忽然格拉格拉響着。望地上一看。原來是一個小槌子。

「呀。這裏有東西。」

小姐一手拾起來。給一寸法師看。一寸法師拿着那槌子。說道。

「是了。是了。還是鬼忘下的「打出」槌子。把他一搖。只要你想着什麼東西。什麼東西便來看我。我且試他試看。如今我要我的身子高大起來。」說着他便把槌子望背上打幾下。念道。

「一寸法師呀。大起來。和別人的身子一樣大的大起來呀。」

念完。他身子竟長了六尺。成了偉大的美男子。小姐只是驚訝道。

「啊。啊。」

一寸法師自從身子和平常人一樣的大了之後。歡歡喜喜的自已看看自己。有說不出快樂。忽然肚裏覺得餓了。才記着三天不

會吃。便拿出槌子來。打了幾下。美味食物都已陳列在面前。即刻和宰相的小姐並坐着。情意切切的。二人在吃他們的佳肴。飯吃完了。又把那槌子來。打出了許多金銀、珊瑚、瑪瑙之類來。最後又打出了一隻很大的船來。將一切寶物都載入船中。二人便又回日本去了。

(四)

話說一寸法師從鬼島載了許多寶物回來的新聞。一直傳到天子的耳裏去了。

一天。天子把一寸法師召進朝廷。見他氣概甚豪。體格高大強壯。全是一個體面的男子。便想那決非常人可比。遂仔細查問他的祖先。才知道一寸法師的祖父。就是壩河地方的賢者。名叫中納言的。無端被人冤屈。乃退隱山林。生下一個兒子。那便是一寸法師的父親。一寸法師的母親。原來也是貴族。是伏見少將的女兒。天子於是一心要起用這位法師。封他爲壩河少將。

一寸法師被封了壩河少將之後。便去拜見宰相。得了宰相的允許。把女兒嫁給他。他便即刻回到波羅地方去把父親母親。接到

京都來。纔和宰相的女兒結婚。

小詩

(戴光甫)

一

深夜醒來，

總覺得悽涼；

徒然回憶，

忘却我的睡眠時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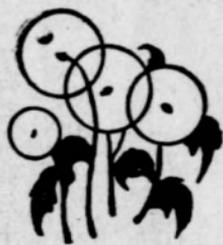
二

初次見面，

爲什麼如此眷戀？

我並不埋怨，

只恐不能如願。



文壇秘錄 (十三)

編者輯

建立詩人祠堂之提議

清光宣間合肥詩人王謙齋(名尙辰)嘗提議建立歷代詩人祠堂。撰歷代詩人祠堂記一篇。未附所祀詩人位次。丹徒李亞白(名恩綬)又爲撰祠規十二則。其意甚善。惟徒託空言。未成事實。民國三年番禺沈太侔(名宗畸)等。曾一度運動實行。并印發一募捐啓。然忽忽十餘年。終未見其實現也。王氏祠堂記。及李氏祠規。頗可備詩壇掌故。今節錄其詩人位次如下。

正殿。中位。供李太白、杜子美。東配位。供李子卿、曹子建。西配位。供蘇子卿、陶淵明。東序次。配位。供漢司馬長卿。至清朱竹垞。共十六人。西序次配位。供漢張平子。至清黃仲則。共十六人。

後殿。中位、供上古至周三百篇詩人、及周楚屈子總位。東配位、供古逸許由、至鄭輿人、共八人。

西配位、供古逸箕子、至楚漁父、共八人。

三昧室。供唐常建、至儲光義、共四人。

真逸亭。供唐方雄飛、至清吳陋軒、共七人。

寂照軒。供唐僧靈澈、至清僧清恆、共八人。

御風寮。供唐呂純陽、至唐女冠魚玄機、共四人。

百福堂。供周太姒、至宋李清照、共七人。

又附歷代詞人位次。自唐溫飛卿、至清陳其年、共十四人。

右詩人共八十四人。連屈子八十五人。(自上古至周三百篇詩人、無數可計)詞人共十四人。

(秋山)

天南遯叟創辦之循環報

中國日報之最早者。出版於香港。更在申報爲之前。惟銷行不廣。未久卽停。不若申報之推行全國。且至今尤存也。次於申報者。爲香港之循環日報。比申報僅後一年。按申報創始於前清同治十一年。循環報創始於同治十二年。而至今尚存。正與申報相同。循環報爲王紫詮（韜）所創辦。紫詮仕太平天國。後事敗。遁跡香港。自號天南遯叟。依一英國牧師。爲華英書院譯書自給。後書院停辦。紫詮集資承其業。改辦報館。名曰循環。取天理循環之意。謂太平雖敗。當有再興之一日也。今該報雖已屢易主人。然名稱未改。論其資格之老。真可與申報相伯仲矣。（秋山）

朗吟

（秋山）

少陵苦做身徒瘦。太白狂歌膽亦粗。我愛岳陽樓上句。朗吟
飛過洞庭湖。

新秋

(李問貧)

(一)

新秋曉起，
天際略掛着紅霞，
樹裏的微風吹來，
拂得人十分涼爽呵！

(二)

遲遲的蟬聲，
叫得曉日分外的有精神；
遲——遲。

喲！

怎的又飛過別枝？

(三)

白嫩的玉簪花兒，

您又開了嗎？

唉！

時光怎麼這樣快！

(四)

柳樹旁的池水，

微風吹得綠縹緲地；

還想個蜻蜓來點綴麼？



說桃

(布衣)

桃之見於古籍者。莫備於毛詩。周南桃夭三章。詠其花之盛。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花。詠其實之盛。曰桃之夭夭。有實其實。詠其葉之盛。曰桃之夭夭。其葉藜藜。且此詩三章。咸爲之子於歸而詠。有宜室宜家之祝。後世著述家本之。關於夫婦遇合。無論神仙凡俗。往往有藉桃爲媒介者。始有感於風詩之發乎情。止乎禮義。雖悲哀感頑黷之事。而未嘗有傷風敗俗之行。雖唐人有輕薄桃花逐水流之句。加以輕薄二字。未免爲桃減色。然各由感興。未嘗一概抹殺也。桃花潭水。千尺深情。分別觀之可耳。

幽明錄。漢明帝永平五年。剡縣劉晨阮肇共入天台山。迷路糧盡。

遙望山上有桃。其實已熟。扳援藤葛。然後得上。各啖數桃而不飢。下山。一大溪邊有二女。姿質妙絕。因要還家。勸婢云。二郎雖得瓊實。猶尙虛弊。可速作食。有胡麻飯。山羊脯。甚美。遂留半載餘。懷土求歸。既出。無復相識。問得七世孫。傳聞上世入山。迷不得歸云。本志詩。博陵崔護。姿質甚美。而孤潔寡合。舉進士下第。清明日。獨游都城南。得居人莊。一畝之宮。而花木叢萃。寂若無人。叩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窺之。問曰誰耶。以姓字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以杯水至。開門設床命坐。獨倚小橫斜柯佇立。而意屬殊厚。妖姿媚態。綽有餘妍。崔以言挑之。不對。自注者久之。崔辭去。送至門。

如不勝情而入。崔亦瞻盼而歸。嗣後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竟往尋訪。門牆如故。而已銷屬。因題詩於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祇今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數日。偶至都城南。復往尋之。聞其中有哭聲。叩門問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護耶。曰然。父哭曰。君殺吾女。護驚起。莫知所答。老父曰。吾女笄年知書。未適人。自去年以來。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與之出。及歸。見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病。遂絕食數日而死。吾老矣。此女所以不嫁者。將求君子。以託吾身。今不幸而殞。得非君殺之耶。崔爲感動。請入哭之。尙儼然在床。崔舉其首。枕於股。哭而祝曰。某在斯。某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矣。父大喜。遂以女歸之。按舊小說措詞不肯苟且。如云孤潔寡合。則崔護自非浮蕩之子。而父云。將求君子。以託吾身。亦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意。近時有人以此事演作影片。題曰人面桃花。不知於古人命筆精處。能不致孤負否。

老學庵筆記云。政和宣和間。妖言至多。織文及繡帛。有徧地桃。冠有並桃。香有佩香。議者謂桃。逃也。佩香。宵郢也。

二
西京雜記。漢武初修上林苑。羣臣各獻果。有秦桃。緗核桃。金城桃。綺葉桃。紫文桃。

老學庵筆記。歐陽公梅宛陵。王文恭。集中皆有小桃詩。歐詩云。雲裏開花人未知。摘來相顧共驚疑。便須索酒花前醉。初見今年第一枝。初但謂桃花有一種早開者耳。及游成都。始識所謂小桃者。上前後即著花。狀如垂絲海棠。曾子固雜志云。正月二十日。開天章閣。賞小桃。正此花也。神異經云。小桃溫潤。嚙人食之。輒止。開天遺事。御苑有千葉桃花。帝親折一枝。插於妃子寶冠上。曰此花尤能助嬌態也。

黃嬭餘話。世稱息夫人爲桃花夫人。杜牧之題桃花夫人詩。注云。卽息夫人。而不言所謂。或云以桃李無言而名。按漢陽府志。漢陽城北息夫人廟。在桃花洞上。土人因稱桃花夫人。編者按息夫人。或謂爲白桃花神。見何書。則不復記憶矣。

本事詩。劉尙書自屯田員外左遷朗州司馬。凡十年。始徵還。方春。作贈看花諸君子詩曰。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要看花回。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其詩一出。傳於都下。有素嫉其名。

者。白於執政。又諫其有怨憤。不數日。出爲連州刺史。其自序云。貞元二十一年。余爲屯田員外時。此觀未有桃花。是歲出牧連州。至荆南。又貶朗州司馬。居十年。詔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盛如紅霞。遂有前篇。以記一時之事。旋又出牧。於今十四年。始爲主客郎中。重游元都。蕩然無復一樹。唯芻糞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時太和二年三月也。詩曰。百畝庭中牛是苦。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按夢得以詩遭貶。而後詩亦含譏刺之意。幸時宰已不在位。無人謀難耳。否則爲累。又不減前詩矣。

各物多有假桃花以名者。鳳池編。楊炎在中書。後闌欄聽。用桃花紙。塗以水油。取其明潔。

馬之白毛紅點者。曰桃花馬。杜審言詩。桃花馬上石榴裙。

雲林石譜。韶州產石。色粉紅如桃花。因名桃花石。可琢器皿。或爲紙鎮。

金門歲節。洛陽人家寒食。裝百花輿。煮桃花粥。

晉公遺語。唐俗貴重桃花醋。

梁書任昉傳。爲新安太守。爲政清省。吏民便之。卒於官。惟有桃花米二十斛。按桃花米。米之粗者。略如今之紅粳米。妝畫記。美人妝面。既敷粉。復以燕支其掌中。施之兩頰。澁者爲酒暈妝。淺者爲桃花妝。

向女婿撒糠之黑俗

(吳卓運)

廣東增城縣風俗。凡女婿初至岳家。岳家親族。及四鄰婦女。百十成羣。守候街上。待婿至。卽以糠向婿撒之。喧笑噪逐之聲。振耳爲婿者。頭臉皆爲糠蓋滿。雖持傘遮護。低頭疾走。亦所不免。其糠皆岳家置備。以籩盛之。置於婿來時必經之路。婿將至。卽報知鄰家婦女。預爲守候。婿至。乃競以糠撒之。如岳家與鄰里不睦。或土豪劣紳。而爲鄉人所憎惡者。卽無人以糠撒其婿。婿初至岳家。無人向之撒糠者。視爲不祥。此俗例至今尙存。東莞各鄉。間亦有之。編者按婚俗之奇。未有過於此者也。因彙錄之。以資談助。原稿自廣東增城縣雅瑤鄉。川前坊寄來。並附記於此。



三笑姻緣中唐伯虎之小像



他與她

華羅琛女士

自序

予從夫子來華，數年之後，竊欲賴文字以有所貢獻於第二祖國；故草草略有撰著。而居之愈久，聞見愈廣；迄今正十五年；似觀察較前益切；故筆墨亦益不能自棄。所憾者，華文艱難，在各國文字之上；予之感想，得用華文達出，皆賴我夫子轉舌之勞。夫子又就予之所思，證以中國名賢之恒言及詩歌，遂令此書兼具中西氣味。西文原稿，不久當一併出版，以貢獻於世。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誌於北京小廬。

第一章 家世

李達仁係前清末葉之達官；自清廷傾覆，李即退居於政治舞臺之外；不問世事；不與人往回；雖平素知交，亦不通款曲。

鮑乃義原係李達仁之世交；他日者，更將聯爲兒女親家焉；蓋李之幼女，與鮑之長子，早爲訂姻也。兩翁互許爲壻媳之時，兩兒甚幼；而女卻長於男三歲；蓋子僅十五齡，女乃二九耳。

兩造許字；兩翁之友誼益密。

李達仁在滿廷之官爵爲御史；御史係清朝清貴之官；其資格須深；其人品須公正而又廉明。李氏生平行詣，名實可以相副。

李氏既爲言官，對於內外大小臣僚，皆有參劾之權；即對於清帝，亦能直諫不諱；是故，盈廷敬畏；清帝亦禮遇之。

李氏不畏強權；不欺卑弱；遇強者彼亦愈強；遇弱者彼亦甚弱。

西曆一九一二年，清帝遜位；民國成立。李達仁飄然引去；彼於新國體，並無反對之意；彼乃欲讓其位於新進賢能，以令其有自由發展之途徑耳。彼謂：新人物苟能於新政府展其才猷，以增進人民

之福利；斯固彼所祈禱者耳。邵康節云：「著身靜處觀人事；放意閒中鍊物情。」達仁此時，亦抱此主義也。

李氏以爲欲觀察人物，必先自居於低處。李氏以恬退爲愉快；固由其天性之曠達；亦欲藉以觀察世變也；真如明季大儒洪應明所謂「此身常放在閒處，榮辱得失誰能差遣我；此心常安於靜中，是非利害誰能瞞昧我」者也。又如王荊公所謂「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者也。（荊公所謂高，世俗所謂低。）

李氏昔日之友；大半皆反其常態；無他，趨附逢迎有聲色有勢力之人耳。國體變更之時，一如池水內之輕重各物，重者沈於底；只有輕者浮於面耳。

鮑氏乃一揣摩時勢，迎合時宜之人。在舊政體新政體之下，皆能投好於人；蓋圓而滑者也。鮑氏可爲其時號稱人物之代表；滿清專制，彼亦崇專制；新民國一旦成立，彼亦高談民治；廁身民郈。其爲人適與親翁相反；遇弱者必肆其威權；遇強者乃獻其恭順。

李氏對鮑氏，極爲失望；奈其女已許字於鮑子，雖未結婚，而社會風尚，不許退婚；一線之希望，祇

盼此青年，成人後，性情行爲，不與其父相似耳。

果也，此將來之猶子，天資聰穎，稟性誠直，氣度英爽，絕與乃父不同。

國體變更之初，鮑氏勸親翁李氏改變態度，仿彼之同流合汙，迎合時風，趨附勢利。蓋鮑氏生平所致力者，爲浮泛之空言，故亦視共和二字爲虛名也。

共和之爲物，鮑氏識其字，而未能明其義；此二字吞之於口，而未能化之於胃，非但不化於胃，且亦並未下喉。

李氏年較長，李鮑互呼爲兄弟。李語鮑曰：弟來，余爲汝進一言；汝其三思，汝勿賣身，汝之舉動，或可致富貴，然汝之良心則貧而卑矣。

鮑氏非但不聽其親翁之勸告，且自視甚高，視李兄爲卑卑不足道焉。

鮑氏因圓滑而聲譽益高，竟有人捧之爲國務總理者。鮑氏是否賴其真才實能以博得盛名，非也。彼本無肩，但有卸肩之才能；責任皆卸之於人，己則漁其名耳。過皆歸人，功皆歸己，在此時代中之名人，直可稱爲無肩之名人。

李氏回故鄉；葺舊廬；又覓山廟以研究佛理。山甚高；松柏茂盛；俯眺全省；如出塵世。李氏愛其女勝於生命；每次別而復敘；父女女之聲情；未可以言語形容。原來李氏久已鏝居；其先妻係一賢婦；李氏愛之且敬之。李氏曾染鴉片之習；其妻百方勸誘；順其心而化其氣；乃得絕癮。李氏深知鴉片之害身害家並害社會；賴賢妻以驅此毒物；故愛敬之外；又感其生前之盛德焉。職此之由；鼓盆之後；誓不續絃；只寵其掌上之明珠；聊以解其心中之悲憤；常語之曰：汝是母之遺像；母之替身。李母先後產二男二女；男及長女皆夭；所留只幼女；名曰光裕。

村名玉泉；距怡性養情之山廟不遠；李姓數百年來之世居地也。故宅甚寬廣；雖簡樸而卻幽雅。李氏不似尋常人以無子爲不幸；常誦呂新吾詩曰：「衣何必文繡；食何必膏粱；埋何必吾子；死何必故鄉。」彼以爲男女同一血統；男可以傳宗；女亦可續統；何以父姓可傳而母姓否？何以男能襲姓而女獨否？因世人昧於姓之所由來；故習非以爲是耳。光前裕後；女同於男；命名光裕；實由於此。

李氏之觀察評判；全憑於天理人情。常謂男可再娶；何以女不能再嫁；女不能多夫；何以男獨能多妻。父母理應平等；何以父再娶妻則子認之爲繼母；母再嫁夫則子不認之爲繼父。同姓男女；既不

能結婚；何以血統極近之從表兄妹，反可結婚。論血統母同於父；何以結婚獨禁於父族；而不禁於母族。李氏以爲，此種謬誤之源，大抵在同姓二字；論正理則同姓近支者，固不能結婚；異姓近支者，亦不能結婚；婚姻之能與不能，應以遠支近支爲標準；不應以異姓同姓爲標準；婚姻制度，有必需改良之大道在焉。

李宅居人無多；只一老姑及忠僕數人。光裕常獨居而不嫌寂；絕無虛度之光陰；自幼卽有良師。當其父在京服官之時，全眷居京；彼又入京畿最優之校。父常謂其女曰：余願汝備女子之全德，而又具男子之高才。

光裕不奉宗教，一如其父；彼所受之家教，卽是宗教。每晨起身，必自懺曰：予不虛廢一日內之光陰；予不許予坐食以偷生。每晚就寢，必自省曰：予果虛生此一日否？予果虛度此一日之光陰否？父之言行及所持之主義，彼皆奉爲圭臬。父常誥之曰：「我兒！汝知人之所以爲人乎？人生一世，應如一書之有首有尾。」是以彼之度日，如數頁鈔書；頁滿則天君泰然；若有空頁，則懷慚衾影；終夜驚心矣。積頁成籍；庸庸者僅鈔二三百而已；散頁隨風飄逝；成籍乃可傳世；良籍無多，然而後世視爲珍寶矣。光

裕自勵以冀成爲良籍；夜以繼日；日以繼夜；苦心孤詣，實非他人所及；每日早起，予不虛生四字，反覆成誦數次。彼於歷史及科學，研究甚深；在某校充教員，女弟子甚衆，常諄諄誥誡曰：歷史所以鑑既往；科學所以關將來；固勿忘既往；尤應念將來；不可不瞻前；更不可不顧後；汝皆爲將來之母；汝須知人爲母所造；母所以造人。

光裕之言語行動，無一不明告其父；校內情形，及女弟子之短長，亦一一爲其父告。原來該校爲李達仁所創設；並由彼獨力維持；彼蓋視女子教育爲第一要事；彼以爲欲圖一國之強盛，須先有智德兼備之女子。

光裕雖已字，而其未婚夫卻未見過一面；但許字既出於父命，彼直認之爲良夫；神魂暗寄，情愛已摯；嗚呼！樂乎悲乎！樂固多而悲亦無窮矣。

光裕多情又多義；樂己之樂，亦樂人之樂；憂己之憂，亦憂人之憂。

李氏常戲語其愛女曰：汝固一有心人也；但汝之心實太多矣。語雖近謔，而光裕之心實太多；愛己愛人愛物；愛日愛月愛花草禽獸；耳之所聆，目之所見，鼻之所嗅，手足之所觸，無不愛之。

光裕亦一多愁之人；爲己愁；爲人愁；爲物愁；環境皆愁場也。

一日之末，百事皆畢，光裕仍執書不倦。李氏迎前曰：汝閱何書？小說乎？戀愛與義務乎？書之能滿汝意者甚少；此書情與義兼備，殆能令汝滿意也歟！

光裕聞言，略頷首而已。

光裕芳齡達十八；鮑乃義致書李達仁，語甚簡短；請爲子完姻。此求婚之意，鮑氏並非主動；惟其母欲之，故致書李氏耳。

李鮑二姓，同省異域；高嶺長河，劃分二城爲二區。若李達仁今日境地，仍如當日之有聲有勢，則鮑氏婚儀之闊綽，自不待言；顯官達紳，乃至全省中之外交領事等等，自皆一律邀請；以增門庭之光寵。乃此次卻以簡約之婚儀行之；似此無聲無勢之老親翁，足以辱其門第也者。李氏外觀世變，內顧身家；忽睹二媒引程，彩輿離宅，貌似喜歡，心實悲悽；只令舊婢二名，隨行過門；已則並未親身伴送也。

李鮑二府，相距甚遠；常人交通賴驛車；富人用肩輿；中人則時用驛車，時用肩輿。光裕乘驛車以行；御者坐於前；主僕相距僅尺許；主面與僕背相對；亦與驛尾相對；時則盤膝而坐；時則伸腿以稍舒血脈；歷二十四鐘之久，始抵新郎家。

（未完）（留）



劣偶國（今鏡花緣之六）

胡寄塵

當時多九公等四人，離開戲裝國，船在海裏行了幾天，又到了一個地方。待欲泊舟登岸，李二早認得這是劣偶國。他笑着對多九公道：「這裏是劣偶國了。多九公！你老人家小心些，不要被人家拉去做女婿罷。」

多九公捋了捋鬚鬚，笑道：「這是甚麼話！你就是說笑話，也不應該如此說。像老夫這麼一大把年紀，只配給人家拉去認爲老祖父，怎麼拉去做女婿？」

李二道：「你老人家不信，由你不信。到那時候，自然知道。」多九公道：「自從盤古開闢天地以來，沒有這樣的怪事。」說着，又捋了捋鬚子。

唐敖道：「多九公！李二的見識，比我們廣得多。說不定竟有這樣的怪事。」李二忙接言道：「唐先生實在是有這樣的怪事。決不是我李二說謊。」唐敖道：「大約這裏是女人國罷。只有女子，沒有男子，所以見了男子，不管老少，都要拉去做女婿。」李二搖頭道：「不是。」唐敖道：「大約這裏是野雞國罷。他們拉人家去做女婿，無非是營業問題。」李二仍是搖頭道：「也不對。」

唐敖正要再說，這時船已抵岸，林之洋把船靠穩了，向唐敖和多九公道：「大家要上岸去看看麼？」

多九公道：「正要上岸去走走。說不定還有好機會，去做人家的女婿。」李二道：「多九公！你老人家在無曆國裏上了大當，不算，這回又要上當罷。」

多九公道：「做人家的女婿，只有佔便宜，決沒有上當的。」

李二笑着不做聲。林之洋又催着上岸。唐敖道：「橫豎我們是爲着好奇，才出來的，遇着這樣奇怪的地方，還不快去見識見識麼！」說着，就大家一同上岸。多九公、唐敖都登了岸，只有李二不肯上岸。他說道：「你們三位先上岸去走走，散散心，讓我在這裏守船罷。」多九公道：「你怕有甚麼危險

麼？」李二道：「多九公！你們只管放心上岸去，決沒有甚麼危險。萬一遇着甚麼困難的事情，你們只須通知我，我自然有法救你們出險。」

多九公等三人聽見李二這樣說，自然大膽上岸去遊玩。他們上岸，走了不多幾十步，轉了兩個彎，就遠遠的看見有熱鬧的街市。

他們向那邊走去，才走到街口，就看見有一家茶館。屋裏面設了椅桌，茶壺，茶碗，招待行人。已先有四五個美貌的少年男子，坐在那裏喝茶。多九公向林、唐二人道：「我們也在這裏喝碗茶再走罷。」林、唐二人看這情形，沒有甚麼危險，便答應了。大家一同走進去，揀一張空桌子，三人圍桌坐下。

只見走過來招呼的堂倌，不是男子，卻是一個六七十歲的老婦。他招呼三人坐定，捧上一壺茶來，接着又絞了手巾來，給三人擦臉，和尋常的茶館一樣。只在臨去的時候，把眼睛望着多九公，望了好久。多九公自己還沒有知道，林、唐二人，雖然知道，卻不說破，只看他究竟怎樣。

停了一回，那老婦人又走過來，向多九公道：「這位客人，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家裏有了妻室沒有？」多九公聞言，知道李二的話，一些不曾瞎說；這時候，這個老婦，是開始拉垮了。他不知怎樣回答；

只好默默的不開口。

林之洋禁不住代他反問道：「倘然沒有妻室，又怎樣呢？難道你想替他做媒麼？」那老婦道：「正是！便是我家的外孫女兒……」林之洋道：「原來就是令外孫女兒，今年多少年紀了？」老婦人道：「今年十九歲。」

多九公呵呵大笑道：「老夫的年紀，比你還要老了……」老婦人道：「老實說：因為我外孫女兒，生得聰明一點，容貌又美一點，沒有人肯娶他，他也不願嫁。難得遇到這樣老頭子，可算是美滿因緣了。所以我就擔任做這個媒人。」

多九公和林、唐二人都聽得莫名其妙，沈默了半天，沒有話可說。後來還是多九公問道：「你奶奶的話說反了。莫不是和我們開玩笑罷？」老婦人道：「婚姻大事，怎好開玩笑。你老人家只管放心娶了我家外孫女兒，是決不會吃虧的。」

多九公又捋了捋鬚鬚，道：「將來做女婿，這鬚鬚恐怕要剃了罷！」老婦人道：「不必，不必。鬚鬚愈長愈好。」

林之洋指着另外幾位茶客道：「像他們那樣的美少年，才配做你外孫女兒的丈夫；爲甚麼不替他們做媒呢？」婦人笑道：「先生！倒和我們開玩笑了。他們那樣的美少年，怎麼可以嫁得我的姪女，就是誤嫁了一個美貌而聰明的丈夫，就屈了他一生一世。好不可憐！」婦人說罷，又歎了一口氣。

林之洋等三人聽了婦人的話，愈是莫名其妙。但看他的神氣，覺得是語語都出於本心，並不是玩弄人家的話。正猜不出那婦人的用意。停了一回，不做聲。彼此相望着，微微的笑了一笑。那婦人又催促道：「到底怎樣？就請答應一聲。這樣美滿因緣，我不能當面錯過的。」老婦人說罷，又拉着多九公的手，很親熱的和他說道：「你倘然答應一聲，那就是我的外孫女婿了……我的外孫女婿……」

多九公反不好意思起來，滿面漲得通紅，勉強說道：「外孫女婿的年紀，比外太岳母還要老了。」

婦人道：「這不是不相干的。正要這樣才好。」

林之洋和多九公說笑話道：「多九公真是前世修的福氣，你就答應他一句罷。讓我們好喝喜酒。」唐敖也笑道：「想是我們沒有這福份，所以這位老奶奶，獨看中了多九公。」

多九公道：「不要說笑話了。我現在已被你們包圍了。叫我如何辦法萬一我有甚麼危險，還請

林、唐二公，向李二去報個信，請他替我解圍。」

林、唐二人，看見多九公這樣發急，索性取笑他，對他說道：「多九公，既有了這樣的良緣，還不肯答應麼？你不答應，我們就代你答應了。」二人又對那老婦人道：「這位是我們的好朋友，他自己不肯答應，我們代他答應，也是一樣。這樣美滿的因緣，還肯錯過麼？」

那老婦人聞言大喜道：「君子說話，不可食言，二位既然代允了，也就一樣。」又拉着多九公的手，親親熱熱的，叫了一聲「外孫女婿。」又和林、唐二人道：「現在婚約已定，二位也是證人。我的外孫女兒，就在舍間，須叫他出來謝了二位證人，然後擇吉成婚。不瞞二位說：敵女婿已經過世，只遺下小女和外孫女兩口，遺產三五千金，足穀他們新夫婦享用，將來我的外孫女婿，就安心在我女兒家度日罷。」

那老婦人這樣的說着，又向裏面去領了他外孫女兒出來，拜謝林、唐二人，他們偷看多九公的未婚妻，確是十八九歲的小姑娘，容貌的美麗，確是少見的。那老婦人一些也沒有說謊。小姑娘拜謝了林、唐二人，便翩然而入。這裏老婦人就和多九公商量婚期。多九公被他弄得頭腦都昏了，不知怎

樣回答，就是林、唐二人，起初不過是和多九公說笑話，如今看來，好像是弄假成真。究竟不知道這老婦人的用意。然事已至此，也不好翻悔；只得想個暫時脫身之計，待後來慢慢商量對付之策。當時林之洋就向老婦人道：『婚約既定，是不至於翻悔的；婚期在何時，自不能立刻決定。讓我們回去商量商量，明後日再來回信罷。』老婦人道：『這話有理。』

林之洋就道：『如此我們趁早回去罷。』老婦人道：『明天一早請過來。』林之洋道：『明天一定來的。』他們就謝了婦人，回去。婦人送出門外，再三叮囑明天一早要來。

林之洋等三人出了茶館門，尋原路回船。多九公道：『事已弄到這樣地步，明天如何辦呢？這都是你們二位害得我如此。』林之洋道：『多九公不知感激我們，反要埋怨我們；世上的媒人和證婚人，真不是人做的了。』

唐敖正色道：『我們且不要說笑話，趕快回船去問一問李二，到底這個老婦人是怎樣的用意。』林之洋未及答，多九公道：『不錯呵！我們必須問明白了，才不至上當哩。』多九公就催着林、唐二人快走。

片刻，回到船上，李二立在船頭上，迎面說道：『三位回來了。可看見甚麼？』林之洋笑道：『恭喜！恭喜！多九公已被人家拉去做女婿了。』李二道：『我早知道他老人家要被人家看中，所以叫他當心些；不料他竟被人家拉了去。』

多九公道：『還算好，沒有拉去。居然逃回來了。』唐敖道：『婚約不是已經訂定了麼？』多九公道：『這都是吃了你們二位的虧。』林之洋道：『多九公又埋怨他人了。』

唐敖道：『且慢說笑話。到底是甚麼一回事，還須先向李二問問明白。』這時三人已走上船去，入艙坐定，向李二細問。

李二道：『這話很長，讓我細細的告訴你們罷。這裏的國名，就叫劣偶國。爲甚麼取這個國名呢？就是這個國裏的人，無論男的，女的，他們在擇配時，是以一個「劣」字爲標準。愈劣愈好。容貌醜陋，性質愚魯，年齡老大，出身微賤，都彀得上「劣」字的資格。倘然有了這幾項資格之一，男的就怕沒有好老婆，女的就怕沒有好丈夫。反轉來說：容貌美麗，性質聰明，年紀輕，門第高，那男的就休想要好妻，女的就休想嫁好夫。』

唐敖道：「這真是聞所未聞的奇事了。到底他們這樣的習慣，有甚麼理由？」李二道：「唐先生！他們不是沒有理由，他們的理由也很充足。」

林之洋驚道：「有甚麼理由？到要請教。」李二道：「他們擇配的方法，是取劣偶而避優偶；確是他們的經驗深，才想得出這個方法。他們以爲凡是優劣相逢，總是優的佔便宜，劣的吃虧。你想：那個不要自己佔便宜，那個肯自己吃虧。夫婦之間，夫優於婦，婦就居在劣的地位；處處受丈夫的節制，事事聽丈夫的命令，做丈夫的奴隸，做丈夫的順民；一些不敢抵抗，只有絕對的服從。反轉來說：婦優於夫，夫就居在劣的地位；處處受妻的節制，事事聽妻的命令，做妻的奴隸，做妻的順民；不敢說半個「不」字。你想：這樣苦不苦。因此，大家都取劣而避優。娶了一個劣妻，或嫁了一個劣夫，那就不差是買到一名奴隸，捉到一名俘虜。聽便自己怎樣處置，聽便自己怎樣待遇。你想：這樣的虧，那個肯吃；這樣的便宜，那個不想佔。他們取劣避優的理由，不是十二分的充足麼？」

唐敖聽了李二的話，恍然大悟道：「這話真不錯。這理由真充足，可笑我們國裏，無量數青年男女，甘做家主公的順民，甘做裙帶下的奴隸。比較他們，真可算是閱歷淺，見聞不廣了。我到這時，方才

佩服他們的高見。」

多九公道：「這樣說來，老夫做順民，做奴隸，做成了。」李二道：「多九公，你不要怕。我自有法子救你出險。」多九公道：「除非今夜開船逃。」李二道：「不必。你且把你所遭遇的情形，說給我聽，看怎樣辦法。」

多九公歎道：「唉！我說也不好意思說了。這真是笑話。」林、唐二人齊道：「多九公不肯說，讓我們代他說罷。」多九公道：「高低請你們二位包辦罷。」於是唐、林二人就把剛才的情形，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李二大笑道：「原來如此。」

多九公道：「李二，你想能殼賴婚麼？」李二道：「不必你老人家賴婚；我可叫那老婦人自己賴婚。」

多九公道：「這又怎樣辦呢？」李二道：「明天你們只管回報他，七日後成婚。一面由我散布謠言，說：多九公是中國的國王；他的外孫女兒，一嫁了多九公，就是中國的王后了。你想：國王的勢力多少偉大；王后的名目雖然好聽，卻是在實際上，不過是國王的奴隸。他無論如何，是不願意的。只消這謠言。」

言傳入那老婦人的耳裏，他自然而然的要向你賴婚。到那時候，你卻要故意的不肯，難他一難。他才越發相信。」

多九公拍手笑道：『妙計！妙計！老夫準定照行。』

當天他們在船上又談了一些劣偶國的人情風俗，過了一夜。明天，便分途行事。李二上街去散布謠言；多九公往茶館裏去回報老婦人。老婦人見他決定了婚期在七日以後，格外的歡喜。又很親熱的叫了他幾聲「外孫女婿。」

從此多九公和林、唐二人，天天往那茶館裏去。老婦人十二分的優待。到了第五天上，三人又同去；只見老婦人忽然變了卦，聲色俱厲的向林、唐二人道：『二位太欺侮我們了。爲甚麼那老頭子是國王，你們竟瞞着我呢？我的外孫女兒，不能嫁給他了。』多九公故意的道：『這事卻不可翻悔。豈不是鬧笑話麼？』婦人鐵青了臉道：『誰叫你不早說你是國王。這分明是你的欺騙行爲，我幾乎上了你的當。你從今以後，不必上我的門；你不配做我的外孫女婿，你只好去娶王后的公主罷。』

多九公故意不允，和他相爭；林、唐二人做好做歹，才得把婚約取消。三人才回到船上。多九公笑

着說道：『我只算是做了一個「女婿夢」罷。』

從此中國國王到劣偶國騙取王后的笑話，就傳遍了劣偶國。林、唐等人所到之處，人家都圍着看。把多九公認做國王，把林、唐二人認做貴冑。固然沒有人和他們談起婚姻問題；竟有許多人，疑心多九公本是個翩翩美少年，這回是喬裝得一個老人，有意裝扮得如此衰老，如此笨拙，無非是想騙老婆罷了。」

他們三人天天在劣偶國裏遊玩，玩了十幾天，所遇見的人，所聽見的話，多半是談論中國國王來此騙王后。他們三人聽得實在不好意思了，只得開了船，離開劣偶國，又向他處出發。

（本篇完，全書未完。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期分解。）

時 之 行 旅

最好攜帶紅色清導丸一瓶於行囊之中以防不時之需因紅色清導丸為居家之良藥閣下及尊夫人均可取用且亦為旅行之佳品也清導丸功專利便能使內腑清潔凡肝火上升疾病頭痛一切旅行之際飲食不合於胃以致大腸阻滯者服之立即舒適快愉也



福建閩清十六都第一區公立第四高等小學校劉汝明先生來信云去年由會員公舉前往南洋募捐擴充經費延至今春三月底纔行旋梓奈南島熱度過甚染成痔症服用貴局清導丸漸見痊癒現下康壯無疾矣



丸漸見痊癒現下康壯無疾矣
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費在內收用郵票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藝叢刊

【甲集】

宋元戲曲史

一册 六角

本書論列依據史乘文籍足資蒐討

梨園佳話

一册 五角

是書首論京調徵調及崑曲次論京調各劇之唱法末附前清咸同以來名伶小史

顧曲塵談

二册 六角

本書於詞曲分別配調規矩平仄差異等敘述甚詳

西洋演劇史

一册 二角

本書敘西洋戲劇之沿革自希臘羅馬以至現代凡文豪名伶無不備載

讀畫輯略

一册 四角

是書專記名人手蹟第一卷辨別真偽第二卷以下斷代為書搜羅殊備

小說叢考

二册 八角

前人所作小說類有所託使讀者不易捉摸是書探索源委一一證明凡文學家歷史家以及彈詞戲劇專家皆可作為考鏡不徒嗜小說者所宜人手一編

歐美小說叢談

一册 五角

是書記歐美文學家小史及其著書大略附以論斷詳盡無遺

棗園春燈話

二册 六角

邃漢齋謎話

一册 一角

右書二種於詩話詞話中別闢門徑

【乙集】

中國雕板源流考

一册 二角

中國雕版印書始於隋唐此書援引確實疏證詳明欲知板本淵源與中國文明者不可不讀

小說考證續編

三册 二角

小說考拾遺

二册 八角

前列三書考據極詳凡原書所載事迹與經史互異者必搜尋其來歷為嗜讀小說與喜觀戲劇者所必讀

假利券

一册 二角

此書為托爾斯泰名著之一描寫人心惡念之起伏警醒世人不少

沉船

二册 二角

是書乃印度詩人太戈爾氏所作之長篇小說討論戀愛問題至為深切

長篇小說討論戀愛問題至為深切

是書乃印度詩人太戈爾氏所作之長篇小說討論戀愛問題至為深切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章簡稿投 | 載轉許不

中華民國六年三月廿二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發行者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小說世界社

印刷所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寄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大商務印書館坊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問亦酌用文言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三 投寄之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敘明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時署名何聽稿者自定

五 不退還稿惟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如不登載得因豫先聲明並附郵資寄還原稿

六 選錄之稿酌致謝酬如下

七 (甲)現金 (乙)書券 (丙)本雜誌

八 酬報之類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一并聲明

九 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社所有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所轉小說世界社收

表目價告廣 | 表價定

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	普通	正	正	優	特	等	新報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為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定價			零售每大洋陸分 郵費國內一分 國外四分	每週一冊 全年十五冊										
			文	文	文	圖	底		全	半	時			年	年								
			後	中	中	前	中	面	全	五	十	三	元	四	元	六	角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注意

定閱諸君如有遷移來信屬改地址或因其他詢問之事務必將定單號數定戶姓名在何處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錄定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夾貢紙精印全書十冊

定價二十元 郵費三角

特價每部八元

陽曆五月月底截止

道州蜚叟書法名天下，所以能自成一家者，溯厥源流，皆由致力于篆隸。此臨漢十種，蓋自濟南灤原書院迄回湘城南書院主講時，日以分書自課也。故寫臨各碑，筆筆謹嚴，神骨酷似，清道人謂蜚叟隸書，直接東京，在曹魏之上。曾農髯謂出入周秦，馳騁兩漢，六朝以後，言分書者殆莫能過之。本館因向茶陵譚氏借印，以廣流傳。其中張遷禮器兩種，雖臨寫無慮百數十通，他家偶有印行，皆早年之筆，無此精本也。至史晨衡方石門華山武榮全李翁乙瑛各臨本，尤為難得。茲擇其最精者，用良好紙墨影印，精裝布套一巨帙，想愛重蜚叟書法者，當必爭先快觀，欲學分書者，借此津梁，亦不至有徘徊歧路之嘆矣。

商務印書館最近影印
蜚叟臨漢碑十種